

初夏时节逢“彩云”

□合肥市教育局 石红星

初夏是万物生长、繁花盛开的季节，也是一年中读书的“最美”时光。恰在此时，非常高兴地读到合肥市作协会员、市通用技术学校李彩云老师的散文集《我是一朵云》。手捧新书，封面清新淡雅，轻轻打开，书香与花香氤氲，馥郁满庭。

《我是一朵云》一书共分三个部分，不论是“思亲怀乡篇”“生活感悟篇”还是“山川行履篇”，若一旦打开，就难以放下。李彩云老师用饱含深情的笔写下了情感美、人性美、生活美，“情”贯穿该书的始终。

她写情感之美，注重从点滴细节中发掘，看似轻描淡写，但平凡中见精神、细微处见真情，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满怀孝心的“彩云”。她写《父亲的坚守》了，写出了父亲的勤劳、善良、宽容、助人的高贵人格品质以及他的遗憾、痛苦，让人忍不住黯然神伤；她写《今又冬至》，怀念母亲的艰难岁月以及母亲的雨夜相迎，那份浓浓的亲情深深叩击人的心扉；她写《飞舞的雪花》，写奶奶对作者的关爱与嘱咐，让人泪湿衣衫；她写《梦中那盛开的桃花梨花》，也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和对亲人的思念，作者梦中的桃花梨花似乎也开进了我的心房，让人回味悠长，引起对往昔的无比留恋！万爱千恩百苦、人间最美是亲情，大音希声，亲人无言的爱，值得我们以感之心写下怀念、写出永恒。

她写人性之美，善于发掘身边的亲人朋友到素未谋面的路人的“闪光之处”，既展示她朴实动人的一面，也表现她热烈奔放的一面，让我们认识一位立体真实的“彩云”。她写《今天，是我们的节日》《七夕感言》，写到她与爱人携手走过风风雨雨的21年，表达了她作为妻子的一往深情；她写《你是我的天使》，叙述了孩子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表达了她作为母亲的大爱无疆；她写《我的那些花事》，叙述了与一群学生的“斗智斗勇”，表达了她作为一位仁师深厚的教育情怀；她写《门前的两束艾草》，叙述善良友爱的邻居，表达了她“与人为善”的良好心态。作为当今社会，什么最珍贵，那就是“爱”，她爱家人、爱朋友、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她说：“什么是爱？爱是包容，爱是忍让，只要心中有爱，既是幸福的。”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爱”的“宣言书”、“爱”的“心路历程”。

她写生活之美，她善于发现身边的美景，处处留心生活细节，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充满生活情趣的“彩云”。她写《六月，栀子花又开》，让我们也闻到栀子花香；她写《从容的牡丹》，让我们感受牡丹的“一顾倾城”“一瞥惊鸿”；她写《秋雨中漫步》，写到池塘里竞相绽放的睡莲花……作者身边的一朵朵花儿，让她从中深思，并赞叹：“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它们才是真正的智者。无论是高贵的牡丹，还是卑贱的小草；无论是被请进温室，或是生在山野；无论你对它极尽赞美，还是鄙弃无视，它们都坦然地活出自我，静静地开花、默默地结果、从容地生长、安详地离开。原来生命的美就在于它的从容！”

李彩云老师为人厚道真诚，她的孝心更是令人称赞。远在上海的作者的三哥李定广先生在该书序言《其文如其为人》中写道：“我把孝顺父母的重任更多地托付给经济能力较强又离父母不远的妹妹李彩云，她的孝顺超过了我的想象，没有她的孝顺，父亲肯定活不到八十五岁；父亲晚年患了老年痴呆症长达七八年之久，最后严重到绝大部分子女常常都不认识了，唯独认识小妹李彩云。李彩云的孝顺是我们全家的榜样。”古人云：其文如艺如尺，李彩云的文章如其为人一样，质朴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灵山蓄云彩，纷郁出清晨。李彩云老师虽然起始学历不高，但她坚持自学成才，先后取得了大专、本科学历；虽然她的文笔还略显青涩，但她长期笔耕不辍，用心打磨每一篇文章，做到“人中有景物、景物中有人事”，不少篇什涉及的人、物、事令人回味。由此看出，李彩云老师写作功力绝非一日之寒，作品集问世，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愿彩云追日霞满天！

四合院

□北京化工大学 陆 一

这是一座小县城老城区里的四合院，暗红色的铁门后面还套有一扇朱红色铁门，连接两扇铁门的是一条不长也不太宽的水泥路，路两旁是我奶奶亲手侍弄的小菜园，菜园里种的都是一些常见的蔬菜。“喔喔喔……”嘹亮的鸡鸣声此起彼伏，开启了四合院热闹的一天。

推开铁门，大大小小几十间房屋映入眼帘，它们建成的年代各有不同，最老的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新的前两年才刚刚盖好。从老式的砖瓦房到新式的平房，从破旧的木门到新兴的防盗门，从水泥地面到水磨石、大理石铺就……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了这个四合院奇妙的混搭风格，也注定了这个四合院不属于哪一段岁月、哪一个人，因为它曾经承载着几代人的希冀和梦想。

这就是我家，一个储满我祖辈与父辈几十年回忆的地方。四合院面南背北的四间房是我们

自家住的，其中有三间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人年轻时建的，历经沧桑却古朴依存，一点也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其余的便都是出租房了。我记忆中最早的租客是一个五口之家，不知道为什么脑海中十分讨厌这户人家，可能是听奶奶说过他们家一些不光彩的事，他们搬走之后父亲就将那间房子拆了，在原地重新盖了一间，因为这件事还与旁边的邻居闹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矛盾。好像是因为什么采光和占地界的缘由，我母亲那时候还被邻居家的女主人咬上了一口，闹心了一回。至今两家人的关系还是有如水火。对此我至今仍是不解，如此费力争吵两家又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在听过“六尺巷”的典故后，我对此事就更加反感了。十几年来我家的四合院陆陆续续换过很多租客，常住的也就那么两三家吧。位于院子南面，朝北的那间房子的租户今年才搬走，是一个四口之家，由于时间比较近，他们一家的“光辉历史”至今我还记下不少，每一件都能让人目瞪口呆，甚至给我懵懂的童年蒙上一层阴影。因为这些租客的原因。我对四合院印象越来越不好，甚至产生过出逃的念头。四合院的生活充满了眼前的苟且，让我看不到诗和远方。幸好四合院来了新的租客，这是一个四口之家，两个大人带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只比我大几岁，我常常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玩，亲热地叫着：“哥哥，姐姐。”与姐姐一起画画、编花绳是我童年的一大乐趣，直到现在我会玩的很多游戏都是这位大姐姐教的。还有那个大哥哥，他有许多书，我经常向他借阅图书并和他分享书中的故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年我在院子里种下了一颗黄豆，于是便心急火燎地天天盼着豆苗快快长大，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晒太阳，可是小豆苗依然慢悠悠地长，不久我就和家人一起出去游玩了两个星期，小豆苗就被抛于脑后，我认定它会很快枯死，可是回来后却发现小豆苗长得更加精神，更加茁壮，一打听才知道这段时间是大哥哥在帮我照顾小豆苗。如今这位大哥哥已经上高二了，我们之间的沟通交流也越发少了。因为学业沉重，他每天早出晚归，我每晚熄灯时他依然在挑灯夜读。尽管他的成绩并不突出，但这份执着的精神却时时鼓舞着我。另一个新来的租户是一个“花仙子”。她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说她是个高材生，毕业于高校，成绩十分优异，却在我们这样的小县城经营着一家花店。这个花店让她浑身都散发着淡淡的清甜花香，连她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一丝丝香气。她本人也像茉莉花一样优雅，时常穿着白色长纱裙，宛如画中美人的模样，带着些许忧郁，难道戴望舒的《雨巷》中那个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说的就是像她一样的人吗？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租户们渐渐地都搬走了，昔日那个喧闹的四合院也渐渐地冷清下来。终于没有了夜晚的吵闹声，没有了妇女们闲聊的声音，没有了孩童嬉戏的身影。夜晚，站在阳台仰望天空只有微弱的星光，身旁高楼的霓虹灯亮得晃眼，唯有孤单的四合院躲在漆黑的角落里，正如一双黑色的眼睛在苦苦地追寻光明。我曾经很讨厌这个喧闹嘈杂的四合院，但是那些“讨厌”的租客们离开后，我也不那么讨厌四合院了，甚至有点失落。当所有过客都走了，褪去纷扰的四合院显得那么的寂寞。四合院像一个被人为抛弃的孩子，孤零零看着两旁有说有笑的高楼。明年我也要搬走了，搬到新城区的小高层里，这个四合院承载着我们老老少少三代人的记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它一直是我们的安命之地、栖身之所，现在它终于能放下责任，安静地被历史长河湮没了。四合院的落寞，正是这个时代欣欣向荣的标志，而不是我们讨厌它的理由，我只希望所有奋斗的人都能同时拥有未来和回忆。

嘹亮的鸡鸣声再次响起，刺破孤独的夜空。明日的四合院，你将又是怎样的一副模样啊？

□灵璧师范学校 唐 亮/书

小满要满

□池州市殷汇初级中学 徐累先

民以食为天。从今天起，我只关心粮食和蔬菜。

小满要满，这是我们家乡的俗语，也是一种期待，意思是小满日要下雨，把整个山塘、水库都注满，才会有好年景。

昨天是小满日，下雨了，从下午直到晚上，基本上没停，大雨级别，不要说山塘、河坝和水库都注满了，低洼处，恐怕泛滥成灾了吧？当然，这是我的臆想，可还是有些事实依据，因为朋友圈里都是大雨滂沱的景象。这也是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安心的缘故。

记得三十多年前，每到这一天，乡亲们最关心的是天气。那会儿，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判断天气变化完全靠经验。早上起来，如果没有下雨，再望望天，看看有没有下雨的迹象。如

果没有下雨迹象，做了半生的放水佬方四爷就会捧着长长的竹烟杆，掉了魂似的在村里游荡，碰到人，愁着一副苦脸重复一句话：“今年的年景恐怕不太好。”我们生产队处在一座山岗上，自南向北延伸，相当于一道分水岭，一侧分布着生产队的水田，田畈间，一条小河从山洼间悠闲地流淌下来，一江春水向北流。本来，河道不在这里，而是蜿蜒在离田畈相距较远的山脚下。那年修水库，考虑到上游来水对水库的冲击，硬生生地把这条小河改了道。水流是顺畅了，但同时，水田里的水也渗漏得更厉害了。一到旱季，别说一个礼拜不下雨，就是三天不下雨，水田里的水就漏了个底朝天。这一直是我们生产队的一块心病。

从我记事时起，生产队里栽种的都是双季稻。双抢季节，正值高温天气，水蒸发得厉害，而水田和河道之间的落差大，渗漏的脚步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每每看到涓涓细流从河岸底部汨汨而出，乡亲们心疼得不行，却又无可奈何。

这时，最忙碌的就是放水佬了。一大早，方四爷就扛着锄头到刚栽插的水田里，察看水情，该匀的匀，该筑牢的田缺筑牢。最可恨的是一些黄鳝（那时候的黄鳝特别多），好像蓄意与放水佬过不去，乘人不注意，兴风作浪，钻通田埂，把本来就不多的水引流掉，气得方四爷一边找黄鳝洞，一边爆粗口，骂个不停。

社员们也闲不了。在河道上筑起多道拦河坝，再在河坝边架起水车，落差不大的地方，用手摇水车；落差大的地方，用脚踏水车。水流到小河水里，车起来；又流到小河水里，再车起来，如此往复，和倔强的水较劲。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季节，社员们的功夫都用到了车水上。可你用再多的人力，如果没有天帮忙，也阻挡不住水渗漏的脚步，车得快，流得也快，所以我们生产队里的晚稻少有丰收的年辰，基本上是望天收。

但如果小满这一天，天下雨了，根据经验判断，在双抢季节，会风调雨顺，不缺水，也就不会出现战旱情的火热场面。不过，我不知道这样的判断有没有科学道理，但至少给了乡亲们一份希望，一份期待，如果连这份期待都没有了，真的心似枯槁之木，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都会惴惴不安。

小满满了，如果搁在当初，不知放水佬方四爷会有多高兴。可现在，水田里栽种的多是单季稻，盛夏时节，水稻已经灌浆，没有水忧，木质水车因此多年束之高阁，连机械化的水泵也派不上用场了。不管怎样，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